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三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啓

上韓康公啓　　程　頤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實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俔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志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豊已足素望言揚

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密宸扆之輝光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

定親書　　程頤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

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申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　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為攬轡之行内顧鈌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之仁未即

趨風冞深企德

謝校勘啓　　曾肇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貴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待非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材凡預詳延畢歸遴柬豈容積累輒冒甄升如肇者禀生多艱受性不敏幼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辭居有顓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

以阿世因縁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絶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間塵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冊府尸友教於上庠誦陳言於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為之會每見譏於踈闊愈自信於行藏迨此歳成亦偕序進此葢伏遇史館相公秉心豈弟為世典刑樂育人材奬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并包致葑菲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紬尋舊學尊

信所聞不忮不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以答大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啟　曾肇

叨居近署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商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偉夫治世之文是為歷代之寶豈獨一時肆筆矢言之士莫匪聖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聲之倫皆知道德之意迨夫王迹既熄流風僅存射父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

兩漢之興文章為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兹以還
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為之變風讀奉天
之書則武夫至於垂涕葢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
盛衰豈兹安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材不逮人
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糠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墻蚤
緣彫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鄧高
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騶玷承明歲月屢
遷寵靈寖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勲言徒竊食於

大官每覥顔於文陛固合投身於冗散豈堪厠跡於凝嚴冐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清塵蹇淺寡聞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念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内實蒙六帝之恩舉蒙造化之仁亦頼陶鎔之賜此葢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恊賛人文搆櫨侏儒雖小不廢狶苓雞壅有用必收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餘

冀收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海學士啓　　曾肇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為簪紱之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閎廓質直好義又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廉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媚玉愈久而彌温騎尉郎潛乏懷鉛之遽直黃門久次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官達未展及門之慶忽紆馮允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賀翰林曾學士啓　　陳師道

内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係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衞同升亦熈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

巽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謝館職啟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痏三

朞之内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曾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絶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輙亦逢年而遇合朿緼還婦雖當假借之私懲羮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覯前史具見鄱悰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葢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

水剡𢾭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為國士報君之義千金獎帚聊依翰墨以自娱一割鈆刀或兾事功之可立

婚書　　秦觀

蚤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毋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乆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荅林學士啟　　張耒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蘭堂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
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於冗散又無
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為一出之所
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遠
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
而脫落等夷赤尉均稱於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
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為重故本朝之
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

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於家庭彊濟冠於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窾竇立解已進登於卿棘復入直於道山豈專足止之功實示超騰之漸耒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墻嘗備官屬當趨風於末坐乃首贄於長戕為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序魯鈍之卑飛珠玊藏家騰輝光於貧屋永為好也何日忘之

潤州謝執政啟　　張耒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況修辭寒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闊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閑置散壹是後䟦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覊孤一介憔悴餘生困箠楚者十年逭饑寒於斗禄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

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恩益有所

自茲益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鏄䝉瘳疾者

未嘗遽廢大宋小桶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虚未即捐

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頽為之

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

在

賀潘奉議致仕啟　　　張　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

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禄之可期出試多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目顧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末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游之廩禄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逕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輿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棲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

在耒自怜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謝解啟　　　　李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葢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應舉覔官驎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

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已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輙生妄心竊有榮幸比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思等丘山義同卵翼致兹眛陋有壁耳犫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回永興李待制啓　　蔡肇

西鄙宿師視故都為襟要中宸出命藉舊德以鎮臨去湖山清絶之觀攬關輔浩穰之會師垣倚重麾幟有光

雖善奏之屢陳諒雅懷之難徇聞齋舲之取道屬驛騎之按邉但欣覿德之嘉已負修辭之晚敢圖眷與先賜拊存維謙德之先可以厚俗然等威之制誠不遑安殘律凝寒修途匽薄神明所鑒福履宜臻將邇趨承更加調護以體朝家之眷用慰邦人之思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啟　　蔡肇

單車赴治喜並川涂傳舍投閒屢煩輿衛屬抗旌之已遠慙追路之不遑竊承臨蒞之初首辱緘封之賜敘條

乎若足見餘材詞義煥然載加厚禮茂惟賢哲休有福祥恭惟某官抱識清明受材宏博韞以傳經之學發為華國之文自識拔於先朝久踐揚於要職中外歷試休顯有稱暫屈遠圖請一麾而坐府即膺寵渥宜三節而造庭肇此備官實資芘賴遂將承教但竊欣愉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啟　　蔡肇

蒙鄙之資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後責先涉世益常如此衆讙不息公論莫逃自取斥疏尚蒙

全度東南佐郡鄉廬以得為榮飽暖荷恩家人恨降之晚勿遽懷土竊復依仁伏惟某官汪洋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絶衆久推雅量素著直聲早登獻可之班暫輟承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義讐書東觀晚叨聯事之榮暨兹索米之窮亦拜拊困之惠坐曹同力暫無畫諾之良旁舍見容儻知歌呼之治愈隆闡望即被褒升願言其私類以為念

賀陳履常教授啓　　晁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
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
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
試則鄉黨自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
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
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為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
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
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愽覽之學絶出

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覲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茍存而皆可貽戕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啟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兹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粤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

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藴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緋緋洸之何取橛株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塱風懷想鴻鴈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啟　　李昭玘

黍鑾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鄙野

狐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克庭之貢謾為入洛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黄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禄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艮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慱收人才盛集册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

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慱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嘗先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耳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忌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為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

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喧囂精神
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鴈
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
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
補閑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
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

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需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陜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寃顧煩闇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葢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傴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

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應方休曾未虞
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貽雪謝執政啟　　　　　　　　劉　跋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寃鴻
惟累朝欽慎庶獄匹夫輒讞尚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
可容白黑之眩昨以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燕桑之謀
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
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柩弗歸毒癘三年一

門垂盡肆龍飛而雲變聿覩見而雪消藐是諸孤首蒙
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
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屛
錯於羣枉又刋落於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
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心以應
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問戚踈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
惟先正早預官僚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
夢猶託於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侯之無祿霜露所

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吊恤之恩尚闕扶杖以聽終覲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弼諧之助言盡於此涕不自收

賀同州侍郎啟　　晁詠之

伏審抗疏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境觀風喜交隣壤光塵在望跂忭載深恭以某官識洞高明材資英博究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斯文仰參於造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故應變則兼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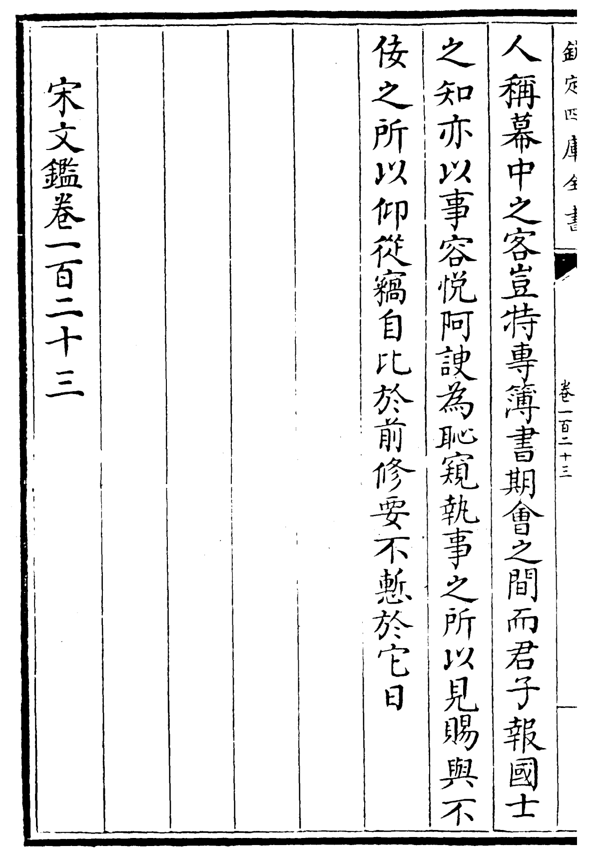
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貫金石而不屈姦謀自寢知汲黯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公之論事卷舒不失乎正進退愈見其忠弭節藩宣貽三峰而少息秉鈞廊廟冠百辟以高騫詠之固陋無聞羈孤寡與未列韓門之弟子詎先魯國之儒生欣願執鞭庶幾發樂雖精神之每竭顧奔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賦實久待於吹噓翼翼自憐拳拳罔罄

謝永興待制啟　晁詠之

竊階奏牘獲列賓僚素心每違玷始平之屢薦故人獨賀謂宣州之多賢與有欣榮豈徒感激伏念詠之少知自信老迄不逢惟嗜書之甚愚更折臂而弗悔自投笎庫殆欲半生力求田園便期歸老子平之婚嫁未畢西華之兄弟皆貧坐此艱難猶當黽勉然而施者積久而既倦貴或易忘而弗酬欲兾一官彌嗟百拙此葢伏遇某官慨然以風義自任信乎非權勢可移力拯窮途如謀已事凡當辟置必欲招徠夫豈徒然曷以稱此惟昔

人稱幕中之客豈特專簿書期會之間而君子報國士之知亦以事容悅阿諛為恥竊執事之所以見賜與不佞之所以仰從竊自比於前修要不慙於它日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七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策問

策問七首　歐陽修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

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爼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歳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别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

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

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宫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

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

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

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濡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

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廵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

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末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禄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葢三代井田

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

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

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

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

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

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

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

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軌各

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

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

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比之謂與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宜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

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

兩不為之先其孰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令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敞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於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

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敎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為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然學

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嚳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己也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己也僖祖嘗遷矣乃者復遷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

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葢孫泰以

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

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

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

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

羞循理為不能不知饜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

欲舉三王教冑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皁四方養

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克之計講擢之方近

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因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

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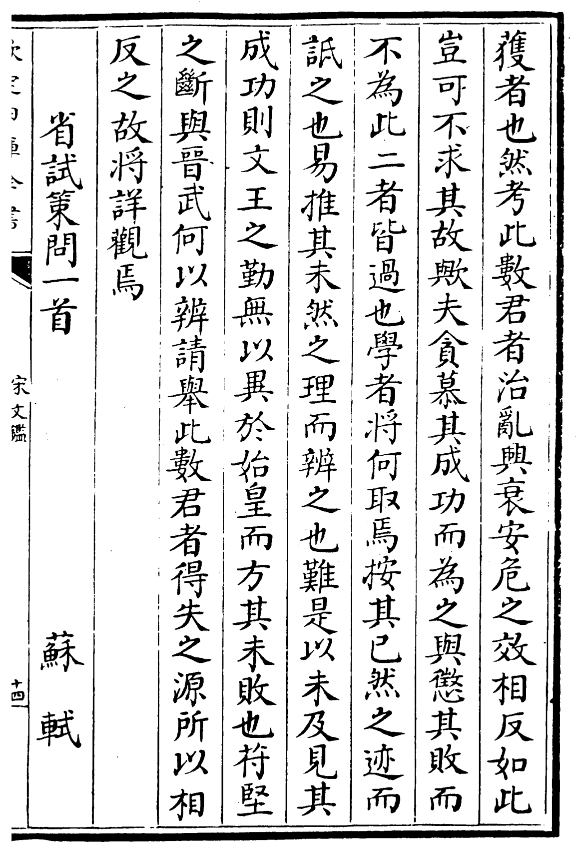
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侯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

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令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寛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

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


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愽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賔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

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其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

将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問古者藏氷以禦雹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説謂何且其説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令不知其説如何為之者

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
斷絶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為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
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為吏者皆便
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
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厖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
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
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轍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鍾磬羲和治歷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葢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經百有餘年而莫能辨之者是豈非

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於古也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葢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治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

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轍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絶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説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

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頥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耶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

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説以為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顔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彊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彊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于篇

省試策問二首

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灑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葢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

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獘浮虛而無實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敎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絶夫申韓本於老子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

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
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
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
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燉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乎在
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弊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
述為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
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

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為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為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為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也既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三代養士於學校

葢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策問一首　　劉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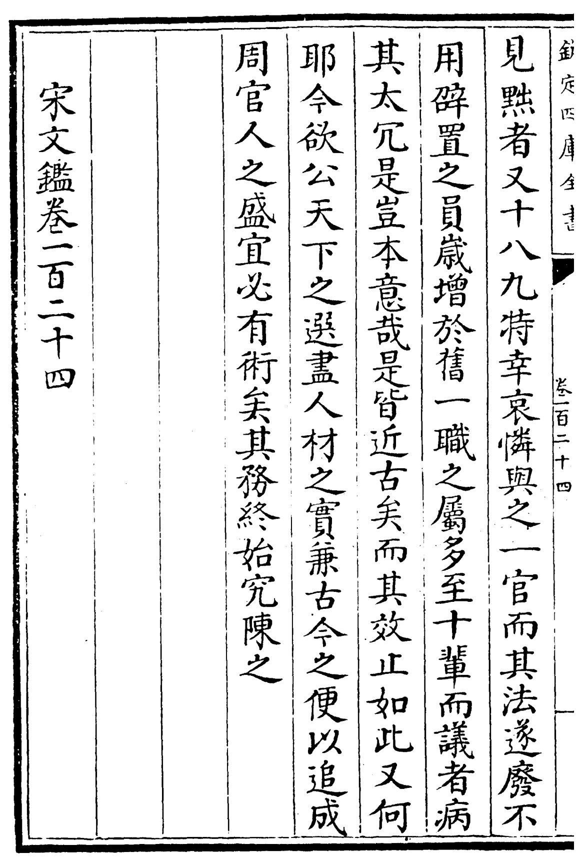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烏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為稱猶患其赴之者衆則為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靡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為也令承

平歲久生齒克盛繡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尚多有之而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財省風俗朴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令之所宜禁諸君子以謂安從始

策問一首　　晁詠之

問六卿之職既廢選舉之法出於一時大抵苟簡或文具易弊唐太宗嘗欲聽州郡辟召又將使人自舉庶幾

三代之風而魏鄭公以謂不可復鄭公勸太宗行仁義其治應響荅固有志於古者至是乃云不可復何耶夫實興之法著於聖人之經可攷而知也彼以為不可復者其説果安在耶今以四海九州之大士民之夥繁其選不過三歲之詔是果能無遺材乎其進而仕于朝者非廟堂之灼知則一限以吏部之格是果足以覲賢不肖使各當其位乎前日嘗詔天下舉經行之士於其鄉矣然詔下之日請謁者相屬其比試于有司已畢矣而



見黜者又十八九特幸哀憐與之一官而其法遂廢不用辟置之員歲增於舊一職之屬多至十輩而議者病其太冗是豈本意哉是皆近古矣而其效止如此又何耶令欲公天下之選盡人材之實兼古令之便以追成周官人之盛宜必有術矣其務終始究陳之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四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時鑑　　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有栗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涖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栗氏來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畢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夷隣德處
險近賊蜀難通軺吴莫容舠嘯萬羣姦摧壘倒闕象踣
圜矣蛟殘殼已蠆繼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
逸隼騫誠捷懷餌受緤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
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黷兵竟慝怨
懼興禍貪忿生過徇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
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王不補積滓非汙來紆往
亟愚睽智䁙跡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曠野馳車走馬

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爾攸宜胥樂在時刋文無窮作誡永終

敗諭

种放

吴遁守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暇日或瞋目而坐或昻目而望皆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隴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遁若寘行於莽蒼絶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覩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為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頴悟於

其教獨能抉指端緒窺窮疪隙又傍覿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為而自歎曰吾流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予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頼焉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氏乃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夷貊偏邪之法即皇

極大中之道棄恠誕詭雜之跡由忠孝雅正之途為順乎為不順乎爾能吐卄肥食蔬糲脫綺纊衣布褐岀廣厦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輩流猖猖然千百其聲隨而吠之能挺然不顧此非有夷齊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其首褒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予知其儒也而浮屠楊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旣至雖不售不用咸能自

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學仁義禮樂反不能自信愛而為人蠱惑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又揚子云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敗諭以進之亦欲果其志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借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

以昵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葢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葢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

措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令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鉞銘不謂其文為黄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

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賔自碑内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隂陽也考是四說作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

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

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髴髴乎古迫李翺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綍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令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褓

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頼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葢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

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

碑矣

書異　　丁謂

淳化元年許夏旱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悉飄人以為神龍所經雖駭而不異士同其辭大夫曰然吁可憫也春秋書災異於其國之君膺之談有流變則方訪諸史卜顧其政事貶往而修來以應天之變以承天之戒是天不虛譴人有誠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位災異屬之則曰非吾土也其天王膺之又曰在吾治

内吾將聞之示吾不政也於是又止之民命繫之部邑倚之事有善則曰吾之力及之不祥則曰係邦國之歷數在人主之修復也忌人言而恥言於人曷見其訪卜史也斷歷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君得聞之而審之以貶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不使聞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畏天怒也況若此之異耶苟為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之警戒何示哉仲尼書之於經蓋垂訓也況目之乎豈觀書者不取古乎

爲政者將違天乎嗚呼欲共理者慎求諸

責荀　　　　　　賈同

荀況死舊矣其言存于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囂魏牟首之陳仲史鰌次之墨翟宋鈃又次之愼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末其數爲十二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才極志大聞見雜傳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而無類幽隱而無

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師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人之事畢矣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

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楊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于後世事不顯于當時乎何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泯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者

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覩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歿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尸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

也死而後毁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乎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宫火有焚其先人之墋廬三日哭夫宫廟之與廬舍猶然况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鳶狐貍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死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

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父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天下以

不仁邪請禁

望歲　　高弁

高子以民荐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為聖七載大旱無損湯之為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之世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一夫不耕則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年耕者有一年之儲歛之於饒而民不以為暴施之於不足而官有羨穀士農工

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今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於工商髡褐卒夫天下無數皆農所為也而末之禁工商之民乘法淩遲或雜於士也入於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耗而并食鮮衣者日寖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桑枯矣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并食鮮衣者日寖則分爭之不足則其斂於民也無時以荒田枯桑給無時之斂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名出於士也其實

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刼民之財不恤其有亡曰富國家者我也我能剝削以悅於上是非商也哉畏人之威奪人之力不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者我也我能曲巧以盡民力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苟未如意則非其上曰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雖有禹稷周召何以得盡心也嗚呼水誠害矣而可為罔罟以漁旱誠災也而可為澆溉以田倍力為之半法而輸之民且安焉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不得而耕雖有條

桑不得而蠶膏雨和風蓬蒿之茂也蓬蒿茂而豺狼寇盜聚焉豺狼寇盜不煞人民不足以止其貪上有無時之求中有剝削曲巧之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措其手足是故古之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饑寒矣聚歛之吏可聞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誅而不可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志何以言之外無私於民似清也是可悅也内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可亂也剝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刎頸血以灌其腹腹其

未淵而首墮矣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世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

戮鰐魚文　陳堯佐

已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讃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黄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洎中流則食之無餘予

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内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煦拏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鰐魚恃遠與險毒兹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

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河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苟無網輙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安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歳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

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慼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恠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為虐兮𤘓𤘓母氏俾何說兮予實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

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蹻蹻巨尾迎而

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斷兮而令而

後津其廓兮

州名急就章　　歐陽修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

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

者漢世有之其源葢出於小學之流昔頡籀爲史游序

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

娱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别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劒陜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龍雍宋歙峽合疊淄

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咢頹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賓宥湊憲充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塈廣象相閬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棣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鹽茸嵓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叙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

於口於是有岳鄂亳薄洛句莫涿朔鄜拓句眉黎齊池靳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兆牢句右皆十印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驩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鄜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句均陳温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黄句常潭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幷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涇寧昇榮横滕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

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濵賔融容洪虹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嬀龔恭汧辯涼梁祁岐鄯單宿肅磁慈潍維峰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備以足之歙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欝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邉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

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儒辱　　孫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爲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爲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爲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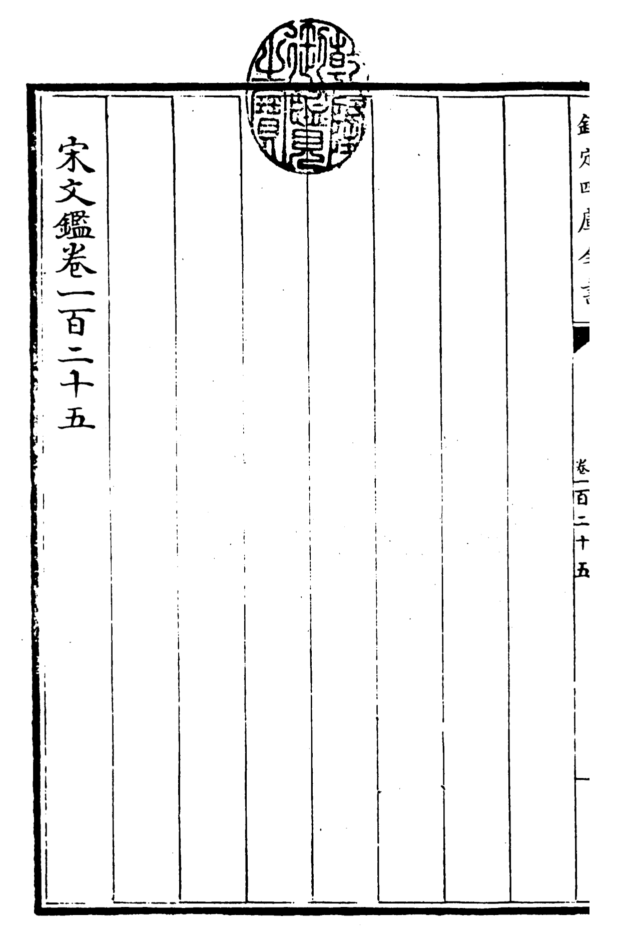
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始我生民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趍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

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藴崇絶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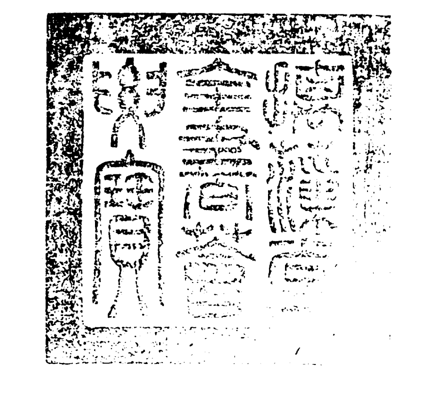
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補趙肅兖州學教授詞　宋祁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内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令肄業之彦裒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棖闑拂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令補君州學教授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戴朝琛